

# 梨花溪

李坤

春天来了，花便次第开了。迎春花，桃花、杏花……姹紫嫣红，赶集似的向人间报春，然而最吸引我的还是那溪边的梨花。

梨花是不争春的，它开时春天已经老大了。别的花早已纷纷扬扬闹过一场，它才不慌不忙地绽出骨朵来。那满树的白不是雪白，也不是纯白，更不是瓷白，而是带着一点青气的白，仿佛月光把花瓣润透了。远远望去，一树梨花便是一树月光，静静地栖在枝头，不声不响。

溪边的梨花尤其好看。那溪水不宽，也不急，只是缓缓地流，仿佛也怕惊扰了梨花的清梦。梨花落在溪里，便随着水流慢慢地漂，一片，两片，三片……漂着漂着就不见了，大概是溶在水里了吧。有时风来，便吹落一阵梨花雨，纷纷扬扬地洒在水面上，那溪水便成了流动的花溪。

我喜欢在傍晚去看那溪梨花。我坐在溪边，凝视着潺潺溪水，那老者是村里

的一位老教师。他教了一辈子书，如今学生各奔东西，他也老了退休了，便常来这溪边独坐。再后来，我就不常见他了，听说病了，躺在床上不能动。等我再见到他时，他被人用藤椅抬到溪边，白发苍苍，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就像一枝枝干遒劲的老桩梨花。

记得去年此时，我在溪边遇见一位老者。他满头白发，与梨花一色，静静地坐在溪边石上望着流水与落花出神。我走近了他才发觉，向我点点头又摇摇头，不知是何意思。我问他可是在赏花，他笑笑说：“不是赏花，是看时光。”我不解，他便指着溪水说：“你看这花，漂走了就不再回来；这水，流去了也不再回头。我坐在这里，看了一辈子花开花落，水流水止，如今自己也快变成一朵落花了。”他说这话时，一片梨花正落在他肩上，他也不拂去，任由花瓣停在那里，像是本来就应该在那里似的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老者是村里

原来花开花落，月圆月缺，便是时光的形状。

今年春天，我又去看那溪梨花。花依旧白，溪依旧流，月依旧明。只是不见那位老者。问及村人，说是去年冬天就走了，走时窗外正飘着雪，他望着雪花，说是梨花开了。人们笑他糊涂，冬天哪来的梨花？他却含笑而逝，仿佛真的看到了满树繁花。

我站在溪边，望着月光下的梨花，忽然觉得那老者或许并未离去。他不过是化作了一朵梨花，栖在枝头，或是随溪水流去，到了我看不见的地方。花开花落，人来人往，本是寻常事。唯有那一溪梨花一溪月，年年如此，不因谁来看它而开得更好，也不因无人欣赏而开得潦草。

夜深了，月亮升到中天，梨花在月光下几乎透明。我踏着月光归去，身后留下一溪的花与月，静静地开，静静地照，静静地流逝。

# 海边人家

王海波

“海上的事，说不准的。”老罗的烟头明明灭灭，他粗糙的手指向海天交界处，“你看这日头多好，保不齐夜里就起风。”

碰到老罗是在一个带着咸腥的清晨。这位老公公佝偻着背，宛若一张被海水泡皱的帆。阳光穿透他指间的渔网，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影子。他的皱纹里嵌着几十年海风刮进的盐粒，眼睛却亮得惊人，好似能穿透迷雾窥见深海里的鱼群。

老罗的早晨从潮水开始。天还没亮透，他就在海滩上踩出一深一浅的脚印。有时弯腰拾起一片贝壳闻闻，有时掬一捧海水尝尝，海会告诉他今天的秘密。几年前老罗闪了腰，腿脚又没那么灵活，只能留守岸上，修补渔网，或是整理那些已经晒得半干的鱼虾。海风吹来，挟着海腥味，穿过渔村。风并不猛烈，悠悠拂过，将渔网上的海草摇落，又将晾晒的鱼鲞吹得微微颤动。他的两个儿子驾着海船出港时，船头劈开的浪花里跃起银光闪闪的海鱼。

海边人家的生活，是与海朝夕相处，既依赖它，又畏惧它。孩童自小就识得潮汐的规律，晓得何种贝壳可食，何种海藻有毒。他们光着脚丫在海滩上奔跑，皮肤被晒得黑红发亮，眼神里早早染上了大海的深沉。

晌午时分，老罗突然掐灭了烟，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看见天边正悄悄爬上一抹铅灰。渔船们陆续走到码头，她们的红头巾在风中翻飞，如一串串红旗。没有人说话，唯有缆绳拍打桅杆的声响越来越急。“该回来的……”老罗的话被一阵突如其来海风刮散。他摩挲着膝盖上那道触目惊心的伤疤，那是当年刮台风受的伤，逢阴雨天就疼痛。

雨幕垂落时，第一艘归港的渔船返回。船舷上挂着的水珠串成帘子，老罗家老二从帘

子后钻出来，怀里抱着个湿漉漉的麻袋，袋口露出一截蟹钳，还在不甘心地开合。

老罗的厨房亮起了灯。灶台上的铁锅咕噜作响，蒸汽裹着海的味道在梁柱间游走。他忽然变魔术般捧出个青花瓷盘，三只梭子蟹叠成宝塔状，蟹壳上还黏着淡黄的脂，在灯下泛着晶莹的光。

“啵——”蟹盖掀开的瞬间，金黄的膏脂顺着我的手腕蜿蜒而下。老罗用鱼刀轻轻一挑，整块蟹肉便颤巍巍地立在壳里，雪白的肌理间仿佛能看见潮汐的纹路。

我问老罗这蟹怎么蒸的？“简单得很。”老罗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，“活蟹、猛火、海水，缺一不可。”他用汤碗倒了半碗烧酒推过来，“这蟹也只有在我们海边才能吃到。”老罗抿一口酒，又咧开嘴，他不作声，那是在替所有出海人咀嚼生活的滋味，咸涩里藏着甘冽，平静下酝酿风暴，就像此刻碗中的酒，初尝是海风的凛冽，回味却是海边人家特有的暖意。

我想起多年前初次造访。那时为查女炮排史料，在这个倔老头跟前碰了一鼻子灰。他犹如一块礁石似的坐在村委会，连杯茶都不给倒。老罗奇奇怪怪的，不近人情的样子，不管对谁，没有恭维话，整天板着脸，如同少他钱似的。我去了几回，直到有天暴雨，我帮他收晾晒的鱼干，他才从抽屉里掏出香烟递给我，聊起海边的过往。

渔港夜雨中，数点渔灯棹远烟，村巷被雨雾笼罩。回想起来，我走过许多海边城市，却没遇见老罗家那样鲜亮的膏蟹，蟹味的鲜美，是用等待熬成的，是用牵挂吊出来的甜，是海边人家代代相传的生命密码，融入了海边人家的淳朴友善与温暖人情。

是啊，真正经历过风浪的人，才能从海腥气里品尝出人世间味。

# 家务招标

宋绍武

那天，老爸说要开个会，主要是家务活改革的问题。老爸的鬼点子特别多，平常总是说些大话，净来虚的。既然这么郑重其事，我们看看他又在玩什么花样。

老爸呷了口热茶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五一过后，所有的家务活细化，实行招标，自主选择。像外出买菜，回来清洗至弄熟，还有洗碗、拖地、遛狗、洗衣物、花卉养护等等都可以出价。我们看谁出的价最低就交给谁。完成得好，每周到我这儿兑现劳动所得。”

这下可热闹了。平常对家务活不闻不问的老婆把最有油水的做饭活以超低价抢

到了手，算下来，她每月额外有三百多元的“进账”。我和儿子彼此激烈竞价，最后各得其所。

看到一件件事有着落，老爸宣布散会。我们心满意足地回自己的房间忙自己的事。

中途，我想上卫生间。经过厨房时，老两口在嘀咕。出于好奇，我躲在门旁边听他们谈些什么。老妈埋怨道：“搞这种物质刺激好是好，可我们哪能出这个钱？”老爸嘿嘿一笑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们的退休金合起来已经加了几百元，我们只当是没有。我这是花钱把你解放出来，腾出时间在外面跳跳舞，逛逛街，找些享受……”



暮色看无际 方华 摄

# 六合杉水秘境(二章)

竺明山

## 小池杉林

大自然也有私密处。知道我们要来，羞红了颜。

杉是水杉，鸟是水鸟，草是水草，花是水中花……

轻柔、静谧，深藏的灵动，赋予这片水上森林某种神秘和奇幻。

一群好色之徒，由一条原木栈道领着，越深入越兴奋。

阳光砸在杉树上，羞红就飘下来，落在花花草草上，落在小鸟的翅膀上，落在波纹里，也落在我羞愧的心里。

光和影，颜和色，成为幻动的主题。

栈道曲里拐弯。每深入一步都是奢侈的。每捅破一层面纱都令人尖叫。

一只长腿鹤腾空而起，飞出谜面，点动的波纹像唱片一圈圈散开，让我们去倾听、琢磨。

这样的场景适宜邂逅，适宜为一棵树停留，为一朵红颜守候。

清风翻动涉水的光阴，一些旧影无法挽留，一些故事等待重启。

陷入，是一种心动，是有预谋的。

兜里一串钥匙，没一把能打开爱情这把锁。

是啊，真正经历过风浪的人，才能从海腥气里品尝出人世间味。

## 大池杉林

要来就乘木舟来，要走也乘木舟走。不留一个脚印一丝尘埃。

隔着岸，隔着不舍。谁能放下内心的冲动。

在一个粗瓷大碗里泡着的杉水秘境，摇摇晃晃，荡荡漾漾。一不小心，秘密就溢了出来。

本以为小舟能熨平这里的宁静，没想到小舟径直流入了3D画卷，拖出平仄，成为这幅画的弦外之音。像一滴墨，无端丢进大片的留白里。

800亩红杉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网一切浮尘、杂音和不如意。

一杉一世界，一鸟一天堂。两万余只鸿鵠、大雁、白鹭相约而来，组建一座红色基地。

万千黑的、白的、灰的、花的翅膀，在杉水间逡巡、翻飞、缭绕，海陆空立体呈现。

小船小心翼翼地驶向故事里游弋，始终不得要领。只见一列列红杉的方阵，冲出来拦截，心就怯了。

只有倒影有机可乘，晃荡着，随手牵回一些小道消息。

行至终点，弃舟上岸，有挣脱出一块琥珀的轻松和惬意。

立于碗口，回望这场视听盛宴，恍如隔世。合上一部童话回到凡尘，脚步里不觉添了许多鸟语和花香。

# 春天里的故事

陈具慧

春日里的阳光温暖，我踩着自己的影子，脚步缓慢。

一位老妇人撑着雨伞，遮挡着自己和自己的争吵声。路边

拐角处的剃头匠还没有来

几位老伯坐在那里，一边听戏

一边开怀地大笑，露出粉色的牙床

太阳光落在收音机上沉默不语

一只羊羔，拴在一棵松旁的铁笼子里

在狭小的空间里，用嘴巴

接住主人的青草，慢慢咀嚼——

我总是不按常规走路，耳边挂着

家人的提醒“要走斑马线，红灯停”

可我还是经常闯红灯，走进斑马线

才知道犯了错，来不及折回

——被困原地

温和的阳光依然照着我，也照在

一朵朵小黄花上，嫩绿的枝叶

鹅黄色的花朵，一幅春天的油画

我轻轻地采摘一朵别在回忆里

# 双眼皮的春天(外一首)

黄宇辽

密蒙花眨眼

阿妹在河边梳头

木梳卡在第二道波浪纹

她对着水面皱眉

河水就泛起两圈笑涡

看什么看

她掬水波向柳条梢

惊飞两只麻雀鸟

在空中划出两道弧线

像她采桑时用扁担挑起的

那对酒窝

桐花来看我

细声喘，喇叭儿嫣红

芦苇拍打廊桥

一半枯黄，一半青翠

紫 将自己编入柳条筐

送给湖边，早起的寻花人

# 鸟的天堂

彭伟

那年12月，正逢盛夏。彼时，我居住在新西兰奥克兰西区，前往M穆里怀沙滩只要30分钟。《国家地理》杂志评选出的“全球30大美景”中的鸟岛——塘鹅栖息地，就在穆里怀。夏日塘鹅云集，正是观赏好时节。

一个午后，友人驾车载我去鸟岛。车子西行，路旁的草地与丘陵，起伏起伏，青青绿绿。广袤的草原上，牛羊成群。那一只只雪白的绵羊，仿佛一朵朵白云，被飓风吹散落草地。公路弯弯曲曲，宛如一条穿梭云间的长龙，而Mini车像一只可爱的小甲壳虫，蹒跚行进。我远远地望见几面星旗在空中飘扬着，穆里怀已然入目。

“呜呜”的海风绕过山石，咆哮不止。五湖四海的游客们，循着蜿蜒的山间从林专用道，鱼贯而入。“曲径”倒非“通幽处”——走着走着，海鸟“叽叽喳喳”“咿咿呀呀”的叫声，密密麻麻，夹杂在咸涩的海风中，裹挟袭来。塘鹅聚集的鸟岛，越发浓郁。

过了山中一个弯路口，观景台已在脚下，180度的海湾全景已入眼中，“气象万千，沙鸥翔集”的盛大景象，如惊涛拍岸，震撼袭来。穆里怀海滩大体呈月牙形，怪石嶙峋。月牙中间有一处鞋形的巨石从海中兀然矗起，像一颗巨大的灵芝仙石陷入海中，这便是鸟岛。小岛体表全是坑坑洼洼的岩石，深浅不一，大小各异，像一幅幅鬼脸，堪称神工。狂潮巨浪不停地

拍打着鸟岛下侧的基石，撞得粉碎，鸟岛丝毫不动。

鸟岛像一位裸露的巨大巨人呵护着一只只海鸟，成为一个天然的大鸟巢。成千上万的塘鹅栖息在鸟岛巨大的顶面上，星星点点，宛如一颗颗光彩熠熠的羊脂玉嵌在石中，绽放出一朵朵白花。那些可爱的塘鹅，有的低头小睡，有的张开翅膀，晒晒太阳，有的伸直脖子，喂食小鸟……形态各异，令我目不暇接。海风吹拂，一群塘鹅未落，另一群塘鹅就已经腾空。空中的塘鹅，如鱼得水，有的孤鸟翱翔，有的比翼双飞，有的成群结队，同升同降，滑出一道道自由的弧线，像剪刀似的，裁出一朵朵飘浮的白云。

白云下方浪涛，正前扑后拥地涌上黑沙滩。这片沙滩含有铁元素，仿佛铺就了层层叠叠的白色地毯，又黑又软。漫步沙滩上，我寻思着天空的蔚蓝，云朵的洁白，塘鹅的飞舞，海浪的追逐，如许美景，延续至今，不仅是大自然的恩赐，还得益于当地人环保意识。人爱自然，自然爱人，天人合一，穆里怀才会成为鸟的天堂。在这优美的环境中，塘鹅作为大鸟，展翼身长可达3米，并生出蓝色的长喙，黄红色的圆头。至于羽毛，幼时绒毛